

# 阿育王像

李玉珉

瑞像是佛教藝術中特殊的題材，初唐時道宣就注意到這個題材在佛教信仰傳播上的重要性。他在《集神州三寶感通錄》中記述八十一則自晉迄初唐瑞像、靈塔、奇僧傳說。由於時代久遠，該書所載的瑞像都沒有保存下來，可是有些他們的模本卻僥倖傳世，阿育王像即為其一。成都先後出土了九尊蕭梁和北周初期的阿育王像，牠們與現存同期的造像風格迥異，特別與眾不同。究竟阿育王像代表那一尊佛？牠的故事和圖像來源為何？都是饒有趣味的問題。

瑞像是佛教藝術中特殊的題材，早在初唐，道宣（五九六～六六七）就注意到這個題材在中國佛教信仰傳播上的重要性。他在《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六六四年成書）開宗明義言道：「光瑞出沒，開信於一時；景像垂容，陳迹於萬代。或見於既往，或顯於將來，昭彰於道俗，生信於迷悟。」該書有三卷，載錄八十一則自晉迄初唐瑞像、靈塔、奇僧傳說。由於時代久遠，《集神州三寶感通錄》記載的瑞像都沒有保存下來，可是有些牠們的模本卻僥

倖傳世，阿育王像即為其一。成都先後出土了九尊阿育王像，包括西安路出土一尊（圖一）、下同仁路出土一尊和萬佛寺遺址出土七尊。七尊中，缺頭的單體立像計五尊（圖二），頭像有二件（圖三）。由於這五尊的軀體和兩個頭像均不相配，故知萬佛寺遺址出土的阿育王像至少有七尊之多，均為等身大小的單體造像。西安路出土的阿育王像小腿後方有一塊條石，陰刻銘文曰：

大清五年（五五一）九月卅日，佛子杜僧逸為亡兒李弘施敬造育王像供養。願存亡眷屬在所生處，值仏聞法，早悟无生，七□因緣及六道舍令普同斯誓。謹□。萬佛寺遺址出土的一尊無頭阿育王像，背面陰刻造像題記云：「益州捨管柱国趙国公招敬造育王像一軀。」根據考證，趙國公宇文招於保定二年至五年間（五六二～五六五）任益州總管，可見此像應為宇文招所造。這兩尊阿育王像的年代雖有先後，但形貌極為相似，當源自同一稿本。這九

尊阿育王像與現存蕭梁和北周初的造像風格迥異，顯得特別與眾不同。究竟阿育王像代表那一尊佛？牠的故事和圖像來源為何？都是饒有趣味的問題。

## 文獻記載

義淨（六三五～七二三）《南海寄歸內法傳》即有天竺阿育王像的記載。阿育

王像又稱育王像，為阿育王（King Asoka，又稱無憂王，西元前三二二～二三二在位）或阿育王第四女所造釋迦牟尼像的略稱。阿育王篡奪其兄之位，成為印度孔雀王朝（Mauryan Dynasty）第三代國王，原為暴君，後皈依佛教，痛改前非，成為一位護持並弘揚佛教的轉輪聖王。他曾在華氏城召集第三次佛教結集，使佛教成為了印度全國性的宗教，並派遣僧侶到周邊國家傳法。

根據慧皎（四九七～五五四）《高僧傳》，早在四世紀初中國即有阿育王像的發現。該書卷六《釋慧遠傳》載：

又昔潯陽陶侃（二五九～三三四）經鎮廣州，有漁人於海中見神光，每夕艷發，經旬彌盛。怪以白侃，侃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即接歸，以送武昌寒溪寺。寺主僧珍嘗往夏口，夜夢寺遭火，而此像屋獨有龍神圍繞。珍覺馳還寺，寺既焚盡，唯像屋存焉。侃後移



圖2 蕭齊 阿育王像 成都萬佛寺遺址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引自《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圖版13



圖1 梁太清5年（551） 杜僧遠造阿育王像 成都西安路出土 四川成都市考古所藏 引自《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圖版52-1



圖3 蕭齊 阿育王頭像 成都萬佛寺遺址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引自《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圖版26-1

鎮，以像有感靈，遣使迎接，數十人舉之至水，及上船，船又覆沒，使者懼而反之，竟不能獲。……及（慧）遠（三三四）（四一六）創寺既成，祈心奉請，乃飄然自輕，往還無梗。方知遠之神感，證在風謗矣。於是率眾行，道昏曉不絕，釋迦餘化，於斯復興。

同書卷五《釋曇翼傳》言：

翼常歎寺立僧足，而形像尚少。阿育王所造容儀，神瑞皆多，布在諸方，何其無感，不能招致。乃專精懇惻，請求誠應。以晉太元十九年（三九四）甲午之歲二月八日，忽有一像現于城北，光相衝天。時白馬寺僧眾，先往迎接，不能令動。翼乃往祇禮，謂眾人曰：「當是阿育王像，降我長沙寺焉。」即令弟子三人捧接，飄然而起，迎還本寺。道俗奔赴，車馬轟填。後蜀賓禪師僧伽難陀從蜀下，入寺禮拜，見像光上有梵字，便曰：「是阿育王像，何時來此？」時人聞者方知翼之不謬。

同書卷十三《釋慧達傳》云：

又昔晉咸和中（三二六）（三三四），丹陽尹高悝於張侯橋浦裏，掘得一金像，無有光趺，而製作甚工。前有梵書，云

是育王第四女所造。悝載像還至長干

巷口，牛不復行非人力所御，乃任牛所之，徑趣長干寺。爾後年許，有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得銅蓮華趺，浮在水上，即取送縣。縣表上上臺，勅使安像足下，契然相應。後有西域五僧詣悝云：「昔於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亂，藏置河邊。王路既通，尋覓失所。近得夢云：『像已出江東，為高悝所得。』」故遠涉山海，欲一見禮拜耳。」悝即引至長干，五人見像歎敬涕泣，像即放光，照于堂內。五人云：「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尋當至。」晉咸安元年（三七一），交州合浦縣採珠人董宗之，於海底得一佛光。刺史表上，晉簡文帝（三七一）（三七二在位）勅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一重。凡四十餘年，東西祥感，光趺方具。

道宣撰採各種傳記，在《集神州三寶感通錄》中詳細記載長干寺阿育王像的歷史與流傳。在長干寺阿育王像和臺座、圓光接合後，他又提到：

瓦官寺沙門慧遠欲求摹寫，寺主僧尚恐損金色，語遠曰：「若能令佛放光，迴身西向者，非余所及。」遠至誠祈

阿育王像的供奉。不過整體而言，此一圖像在南方更為流行。

依據文獻記載，各寺的阿育王像來源不一。其中，建康長干寺的阿育王像最富盛名。四世紀晚期，瓦官寺的沙門慧遠便曾摹寫此像數十軀，廣為流布。後又因此像屢現靈驗瑞跡，梁、陳的帝王、臣子莫不歸敬，長干寺阿育王像更加神聖。至隋滅陳（五八九），隋文帝詔敕迎送該像入

京大內供養，後移長安（今陝西西安）大興善寺。直至初唐，此像仍被人們廣為圖寫。河南洛陽龍門石窟西山中段唐字洞西壁的上層，尚存唐代淨福寺比丘尼淨命所造的阿育王一龕。

### 圖像特徵與來源

長干寺阿育王像原為一單尊的鑲金青



圖4 笈多王朝 5世紀 佛頭像 印度秣菟羅出土 印度秣菟羅政府博物館藏 作者攝

請，中宵聞有異聲，開殿見像，大放光明，轉坐面西。於是乃許模之，傳寫數十軀，所在流布。至梁武帝於光上加七樂天并二菩薩，至陳永定二年（五五八），王琳屯兵江浦，將向金陵，武帝命將沂流，軍發之時，像身動搖，不能自安。因以奏聞，帝檢之有實，俄而鋒刃未交，琳眾解散，單騎奔北，遂上流大定，故動容表之。天嘉之中（五六〇）（五六六）東南兵起，帝於像前乞願，兇徒屏退，言訖光照階宇，不久東陽、閩越皆平。沙門慧曉長干領袖，行化所及，事若風移，乃建重閣，故使藻畫窮奇，登臨極目。至德（五八三）（五八七）之始，加造方趺。自晉迄陳五代王臣莫不歸敬。

由上述這些資料可知，阿育王像一說為阿育王所造，另一說為阿育王四女所造，是一種天竺瑞像，牠的出現富神異色彩，多與感應靈驗有關。從《釋曇翼傳》中「阿育王所造容儀，神瑞皆多，布在諸方」之言來看，四世紀時，阿育王像的流傳已十分普遍，當時河北鄴城、湖北武昌寒溪寺、江西廬山東林寺、荊州（今湖北襄陽）長沙寺和建康（今江蘇南京）長干寺都曾有

銅佛立像，有圓形的頭光，足下配有蓮花座。梁武帝時在其頭光上添加了七身伎樂天，並在立佛的身側加上脇侍菩薩。到了至德初年，長干寺僧又在蓮座下加了方臺。目前成都出土的阿育王像皆為單尊像，杜僧逸造阿育王像（圖一）頭後有圓光，立於仰覆蓮臺之上，顯示這些阿育王像應接近此像的古制。過去有些學者指出，阿育王像的祖形應為笈多時期（Gupta Period，西元三二〇～約六〇〇）秣菟羅（Mathurā）的佛像，不過此一說法尚需釐清。

成都出土的阿育王像形制古樸，其肉髻高顯，肉髻螺髮作小渦形，頭頂的螺髮作凸起顆粒狀。額際方平，杏眼圓睜，眼窩較深。顴骨飽滿突起，唇上鬚髭濃密，作八字形，下唇寬厚，嘴角微微上揚。肩膀厚實，內著長裙，身披通肩式袈裟，領口作V字形，衣袂隆起，U字形的衣褶層層下垂，左手肘下垂落的袈裟衣邊有多條豎向褶皺，類似的處理手法亦見於兩小腿間的裙褶。阿育王像的面形和五官與笈多王朝秣菟羅佛像（圖四）相去甚遠，袈裟樣式和U形衣紋雖與笈多王朝秣菟羅立佛（圖五）類似，可是凸稜狀的衣褶顯得衣服質地厚重，衣下的身軀若隱若現，與薄



圖9 貴霜王朝晚期 3至4世紀 印度犍菟羅出土佛立像 印度犍菟羅政府博物館藏 作者攝



圖7 五胡十六國 4世紀 佛立像 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藏 引自《金銅佛》圖錄3

**小結**  
瑞像的神異感通傳說，富有靈瑞色彩，在佛教的傳播和推廣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阿育王像自四世紀一直流傳至唐代，

歷經幾個世紀，且受到梁武帝、陳武帝、陳文帝、隋文帝的尊崇，對中國佛教影響深遠。成都出土的蕭梁阿育王像是現存最早的中國瑞像遺例，彌足珍貴。這類造像

印度色彩濃厚，風格古樸，應是依據四世紀以來，在南方流傳的稿本來摹刻的，保存了貴霜王朝晚期的風格特徵，而與笈多造像無關。

作者為本院書畫處退休研究員



圖8 貴霜王朝 1至2世紀 彌勒菩薩坐像 印度犍菟羅法國巴黎居美美術館藏 作者攝

仔細觀察發現，阿育王像的五官特徵、袈裟樣式、衣褶表現的方式等都與哈佛大學福格美術館的十六國鑿金佛坐像（圖六）近似。這尊十六國的坐佛杏眼圓睜，顴骨高突，唇上有八字鬚，通肩袈裟的領口作V字型，質地較厚，衣袂隆起，衣下的身體隱約可見，這些特徵在阿育王像上均可

見到，而阿育王像胸腹前U字型的衣褶，也與京都國立博物館所藏四世紀的立佛（圖七）類似。上述這些三、四世紀的中國早期造像，深受貴霜王朝（Kushan Dynasty，西元一至三世紀）犍陀羅（Gandhara）造像的影響。由此可見，阿育王像與貴霜王朝犍陀羅造像的淵源亦深。不過，除了犍陀羅的元素外，阿育王像小渦形的螺髮、內裙以及左手肘下方多條豎向褶皺等，則與貴霜王朝犍陀羅造像（圖八、九）彷彿。凡此種種在在說明，阿育王像的祖本很可能源自貴霜王朝晚期犍陀羅和犍菟羅風格混融的佛教造像，傳入中國的時間約在三世紀末、四世紀初，此正與文獻記載相符。



圖5 笈多王朝 5世紀 佛立像 印度犍菟羅 美國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藏 作者攝



圖6 五胡十六國 3世紀末 佛坐像 美國哈佛大學福格美術館藏 引自《中國美術》第3卷圖版7

**參考書目**

1. 〔梁〕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二〇〇四。
2. 〔唐〕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收入於《大正新脩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一九八三，第五十二冊。
3. 〔唐〕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收入於《大正新脩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一九八三，第五十四冊。
4. 四川博物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學博物館編著，《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北京：中華書局，二〇一三。
5. 東京國立博物館，《金銅佛》，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一九八七。
6. 張成渝、張乃翥、張成岱，《略論龍門石窟新發現的阿育王造像》，《敦煌研究》二〇〇〇年第四期，頁二一—二六。
7. 鈴木敏編集，《中國美術》，第三卷，東京：講談社，一九七三。
8. 鄭禮京，《過渡期の中國仏像にみられる模倣樣式と變形樣式—如來立像を中心に—》，《佛教美術》第二四七號，一九九九年十一月，頁八九—一三四。
9. Watt, James C. Y., An Jiyao, Angela F. Howard, etc.,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 New York/New Haven and Londo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